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

7.41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frac{1}{4}$ 字数: 100千字

1977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5800册

书号: 3088·117 定价: 0.33元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1)

叛徒的颂歌……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9)

评投降派宋江……安 群(19)

宋江是怎样搞投降主义的?……安徽劳动大学 江 南(30)

从晁盖的起义到宋江的投降

——评《水浒》中的宋江是怎样搞修正主义的

……解 竹(38)

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忠君思想

……安徽师范大学 闻 工(47)

孔孟之道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钟哲诗(52)

阶级调和论是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复旦大学哲学系 翟 言(59)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洪广思(66)

析《水浒》中宋江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解放军某部 张相国 朱京光 王 朋(74)

谈《水浒》的结局……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

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82)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87)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93)

“替天行道”是宋江投降主义的纲领

……广西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96)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101)

《水浒》和程朱理学……梁 效(108)

评《水浒》宣扬的“天命论”

……临汾市工农兵理论学习小组(118)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杨荣国(123)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闻 钟(130)

评《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梁 效(141)

略谈《水浒传》版本……柏 途(152)

略谈《水浒》的演变过程……闻 众(157)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评《水浒》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造反有罪。《水浒》中的宋江，跟一切反动派唱的正是同一个腔调。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等“聚义”起事，“智取生辰纲”，把封建统治

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宋江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这种革命行动是“犯了迷天之罪”；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打得官军落花流水，宋江又认为是干下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上了梁山，走上了与封建政权对抗的革命道路，宋江对他们“直如此大弄”，更是惊骇万分。总之，农民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宋江的眼里都是无法无天，简直糟得很。

在宋江看来，造反上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外出避难，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花荣的官军营寨，孔明的地主庄园，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唯独不想去投奔晁盖。即使投案自首，刺配江州，也宁做阶下囚，不上梁山泊。只是由于“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误题“反诗”，被判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万不得已，他才上山，“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其实，这只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廩，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与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随时“防备迎敌官军”。在晁盖的领导下，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戴宗呵斥他：“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他蔑视地笑着说：“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便有利害，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

《水浒》的作者对晁盖的这条革命路线是仇视的。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他不仅把宋江送上梁山，而且有意让晁盖中箭身死。原来在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而在《水浒》中，作者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无论三十六天罡，还是七十二地煞，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水浒》的作者说：

“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十分清楚，晁盖蔑视皇权，对抗封建王朝，所以要他“归天及早”；宋江“尽忠报国”，能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所以让他“把寨为头”。

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尽管正厅上香花供奉起晁盖的牌位，上而大书“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但是，聚义厅已经改为忠义堂，全而篡改了晁盖的路线。从此，“替天行道”就正式成为宋江在梁山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口号。“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早在宋江上山之初，作者就通过九天玄女的口告诫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可见，“替天行道”就是承认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替最高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取消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把农民起义纳入地主阶级的轨道。

路线变了，政权的性质也就变了。梁山上投降主义路线的头子宋江掌权，意味着农民阶级的革命政权变为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改权。宋江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两手镇压革命派。他经常说什么“情分最重”，讲什么“死生相托”，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无非是诱骗大家围着他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坚持把农民

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反对投降，他就凶相毕露。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只是由于众人讲情，才寄下“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然而，他对钦差大臣，朝廷命官，乃至前来“征剿”的反动将领，则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动辄“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宋江对谁亲，对谁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实行什么阶级的专政，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这是九天玄女嘱咐宋江的两句“天言”。原意是说：遇见“忠臣”宿元景是喜上加喜，即使碰见“奸臣”高俅也不是什么凶险。宋江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表面看来，宋江也曾不断与北宋官军对阵交锋，他带兵攻打过高唐州、华阴县、大名府，抗击过高俅、童贯的多次“征剿”。但这只不过是反对以高俅为代表的一伙“奸邪”，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如宋江一伙自己供认的那样：“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所以，仗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梁山泊的地盘却丝毫没有扩展。宋江一心想当奴才，哪里会去夺取宋室天下。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梦寐以求的是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骑在人民头上，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目的，他利用篡夺的权力，大造投降舆论。在一百零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他说什么“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在菊花会上，他明目张胆地鼓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肆贩卖“忠

孝”、“仁义礼智信”和“天命观”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绳索，束缚梁山起义军的思想，捆住他们的手脚。

宋江一面大造反革命舆论，一面千方百计招降纳叛。他甚至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来，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竟准备下一袋麻绳，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而且，在被俘之后，又坚决不肯“入伙”。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宋江却认为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不仅拉他上山，而且请他坐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找到了一个投敌叛变的得力助手。

为了投靠宋王朝，宋江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仅和所谓“忠臣”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乞求招安。高俅被捉上梁山，宋江一见，慌忙扶上堂来，跪拜在地，并大摆了三天酒宴，馈赠了数千金礼物，然后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宋江甚至亲自出马，溜进东京，与妓女李师师牵线，并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

宋江叛卖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宋江用《满江红》词鼓吹招安，立即遭到反对。李逵忿激地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这一切说明，梁山起义军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而李逵、吴用、三阮等人是好的，他们是不愿投降的。然而，《水浒》的作者对于他们反

招安的正义立场是不支持的，不仅对他们的每次反抗都要抬出宋江的“忠义”来压下去，而且还让这些反对投降的革命派最后都跟着宋江受招安、征方腊，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而对于宋江这个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歌颂和同情的态度，把他屈膝投降说成是“去邪归正”，接受招安是“终成正果”，甚至把接受招安的场面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这就充分暴露了作者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

宋江叛卖成功，便去镇压方腊起义，恶毒地咒骂起义农民是“贼寇”，把他们“剖腹剜心”，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这同他在梁山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到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从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投降派的共同规律。

长期以来，对《水浒》的大量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论点，就是所谓“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农民起义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反个别地主，不反封建政权，接受招安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能看作“出卖革命”。这完全是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奇谈怪论。

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以反

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都表明他们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统治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反皇帝，不反封建政权，这不仅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而且抹杀了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斗争最后总不免陷于失败。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绝不能把这种失败和投降混为一谈。是坚持斗争，还是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坚持斗争，就是坚持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立场；而叛变投降，则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水浒》中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宣扬叛徒哲学，策动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投降。这种无耻的叛卖行径和“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有什么相干？斗争不屈而失败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有什么共同之处？抹杀这两者的区别，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原则界限，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

《水浒》研究中出现这种阶级调和论，不是偶然的，它和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封建奴才武训，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一样，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

和民族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刘少奇、林彪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总是利用封建文化、历史渣滓，鼓吹卖国主义、奴才思想、叛徒哲学，为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变革命制造舆论。

《水浒》是反面教材。宋江其人，不足为训。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资孙、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混进农民起义队伍，披着“仗义疏财”、“待人谦和”的种种伪装，骗取了梁山起义军的信任，干的是从堡垒内部攻破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起到了宋王朝的文官武将起不到的作用。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可以认识什么是投降派。因此，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界限，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叛徒的颂歌

山东利津县回乡知识青年 赵安亭

八百多年前，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了山东、河北一带地区的农民起义，进行了反对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真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而被称为“天魁星”、“及时雨”的假宋江的故事，却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系统地宣扬、歌颂这个假宋江的，就是号称中国古典文学光辉巨著的《水浒》这部书。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下，《水浒》中描述的宋江，并不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者，而是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叛徒。《水浒》不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在风浪滚滚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人民英雄及其领袖人物，而是歌颂了农民起义中的叛徒；不是揭示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品质和斗争精神，而是歪曲、丑化农民起义英雄的革命形象。这部书对宋江的描写，是对农民革命阵营中的徒叛的一支颂歌，是一种破坏、瓦解农民起义队伍的腐蚀剂。

梁山泊中的阶级阵线和两条路线斗争

梁山泊一百零八将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从其阶级成份上分析，主要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原来曾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僚。

以李逵为代表的，包括三阮等一派，有农民、渔民、猎户、开店的、卖艺的、屠夫、奴仆等。他们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养成了“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坚决地参加起义队伍，反对投降。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特别是李逵，出身在一个给人家做长工的贫苦农民家庭，在他身上，表现出农民起义英雄光明正大、疾恶如仇、英勇战斗、反抗到底的无所畏惧的英雄品质。这些人是梁山泊中基本的阶级队伍，是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

而善于玩弄权术的宋江，出身于州县闻名的“有钱帛使用”的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因“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过封建官吏，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卫护士。当他杀死侍妾，刺配江州，路经梁山泊时，晁盖等人劝其入伙，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决不肯造反。在浔阳楼误题反诗，被定成死罪，梁山英雄从法场上救出他后，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宋江是不会反对他自己的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在几次战役中，每遇战况艰苦的时候，众兄弟拚死向前，而宋江却“搬了剑，拨回马先走”，“飞马慌忙便走”，活现出叛徒的一副“软骨头”相。

在梁山起义队伍中，还有的是长期统治人民的官吏，有的是名震一方、广有家财的大地主，有的是专门镇压人民起义的剑子手，还有的是家藏“丹书铁券”的王爷后裔。他们虽然参加了起义行列，但起义的动机与李逵等被压迫阶级是

完全不同的。有因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吃了官司无处躲身，只好“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的，有因进剿梁山泊而被俘虏，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将来“去邪归正”而临时投降的。他们归顺起义队伍的目的是：“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梁山泊内部阶级阵线不同，必然出现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判断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应看他的政治主张和执行什么路线。

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彻底推翻宋家王朝。在李逵这些农民起义英雄们看来，反对贪官污吏，推翻宋朝皇帝，是起义军天经地义的目标。这是一条正确的、彻底的革命路线。

以宋江为头子的投降派，却提出了一条搞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宋江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根本不想背叛朝廷，他的理想是“唯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提出“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只等朝廷招安”的路线。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路线。

这条投降路线，贯穿于宋江在梁山泊的整个行动中。在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件事在书中所费笔墨甚少，但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意味着，宋江力图把原来是背叛朝廷的叛逆者们聚义的地方，变成大宋朝廷的忠臣良将们汇集的场所，把敢于背叛朝廷的“乱臣贼子”，变成朝廷的“忠臣”、“义士”，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忠于朝廷、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轨道。这一行动为后来宋江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打下了

基础。

宋江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天道”是什么？汉朝奉行孔孟之道的反动儒生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的，皇帝实行的“王道”就是“天道”。而“王道”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建立起地主阶级对农民长期统治的政治秩序，是反动统治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弥天大谎。鲁迅说得好：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宋江所说的“忠义”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只准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任统治阶级宰割，而不准起来革命。宋江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就是他自己对“忠义”的表白。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王道”、“忠义”来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宋江替反动统治阶级说话，妄图用“替天行道”的口号欺骗梁山英雄，用“忠义双全”的精神枷锁把梁山英雄的手脚捆绑起来，为他搞投降制造理论根据。

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待农民起义，总是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或者是赤裸裸的武力讨伐，血腥镇压；或者是名曰“招安”，诱其投降，以分化瓦解，逐步消灭。宋王朝也不例外。东京太师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谏议大夫赵鼎上奏云：“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宋江提出“只等招安”的投降路线，与宋王朝的策略不谋而合，完全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水浒》中的宋江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是一个混进起义军内部并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